

文化“两创”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融媒系列报道

# 儒学进村，滋养文明乡风

## 泗水县北东野村乡村儒学讲堂让传统文化落地生根

丁安顺 通讯员 白康军 济宁报道

“德不孤，必有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宽恕别人就是原谅自己”……走进济宁泗水县北东野村的中心街，宣扬“孝”“善”理念的文字标语随处可见，时刻给村民以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逢周六，村内乡村儒学讲堂里都会坐满前来听课的村民。近十年来，每每看到这种景象，北东野村原党支部书记庞德海心里高兴极了，“家庭和睦、左邻互助，村里风气越来越好，孝亲模范越来越多，助人为乐成为村民的新风尚。”

### 开设乡村儒学讲堂 为村民讲传统美德

从门可罗雀到群贤毕至，庞德海见证了“乡村儒学讲堂”的可喜变化。

2013年底，一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试点开设乡村儒学讲堂。以孝道为切入点，为村民讲授敬老爱亲、修身齐家等儒家思想，用传统美德教化群众，滋润乡村文明，劝导群众举止，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每逢周六早上7点半，北东野村的大喇叭响起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57岁的金凤菊在广播声中打开家门。从2013年开始，每周六都在乡村儒学讲堂里听老师们讲礼仪、说故事，已成为这个村庄的新风俗。

但回想起乡村儒学建立之初，庞德海说：“村子里以前时常发生不孝顺的、乱扔垃圾的、偷东西的现象，村民们不少只有小学文化，他们那思想，就像个大石

头、大冰块，撬不动，化不开！讲堂刚开课那会儿，为了吸引村民前来听课，我们就给听课的人发放洗衣粉或者毛巾等日用品。”

起初，大多数村民认为听儒学“没什么用处”。后来，讲师们把一段段“古话”与乡村生活相连，“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让因孙辈教育问题产生的婆媳矛盾迎刃而解；“礼之道，和为贵”，使因琐事“拌嘴”的邻里关系“化干戈为玉帛”。几场孝道课下来，不用再发放任何物品，仅仅凭借专家绘声绘色、“接地气”的授课就能吸引村民自发地走进课堂。村民和讲师渐渐成为朋友，也明白了听儒学的“好处”。

### 村风民风悄然转向 孝道在村里“开花”

说起乡村儒学讲堂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庞德海乐呵呵地说，如今村里的风气正多了。上到八旬老人，下到3岁孩童，在北东野村，几乎人人都能背上几句《弟子



北东野村村民在儒学讲堂内听讲。

规》，而专家深入浅出、讲故事式的传道也让村民们对陌生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敬畏和好奇。

北东野村村民张延英是乡村儒学讲堂的常客，孝老爱亲的故事给她不少启示。张延英的婆婆李士英不慎滑倒骨折，需要卧床静养。张延英将婆婆接到自个儿家，辞职在家照顾，而且与婆婆睡在同一张床上将近两个月，婆婆夜里有啥事，一喊即应。

“这样的事在村里不少见。高承莲的丈夫和公公偏瘫，她一人伺候两人，直到公公去世；庞兴如将96岁的母亲照

顾得无微不至，母亲身体不好，他一晚上起夜4次喂水喂药，伺候母亲……”庞德海笑呵呵地说，乡村儒学讲堂完全改变了村里的风气，村里不孝顺的、偷东西的、打架闹乱子的没有了；好媳妇、好婆婆、好人好事多了起来，孝道在村里遍地开花。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每天清晨，庞德海就会打开播音器，向全村村民播放《弟子规》，在儿歌声的陪伴中，村民起床做早饭，上班和下地干活的途中，还在不间断地接受儒家文化的陶冶。

## 新坛·大家讲

礼乐被誉为“中国文化之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礼，旨在规范外在行为；乐，重在陶冶内在情操。礼乐文化的精神渗透到古代中国的典章制度、伦理准则和个体身心修养等诸多层面，为中国人确立了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也因此成为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

礼乐源于“事神致福”的巫术仪式和祭祀活动，“礼”乃祭神的供奉，“乐”则是娱神的歌舞，先民们借此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免灾致福。考古发现表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礼乐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初步建构就已生发，这在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礼器制度等方面均有展现，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发展的基石。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兴起于三代，并在西周时期定型和成熟。周人尊礼尚施，是典型的“尊礼文化”。从《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已相当完备，公务活动、生活日常、揖让进退等都有相应的礼乐体系进行规范。除了礼制的完备，周代尊礼还体现在礼乐文化精神的革故鼎新。在周代人看来，国家的兴衰存亡皆取决于“德”之有无与厚薄，周公制礼作乐，正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换言之，西周时代在损益上古礼仪形式的同时，还赋予“礼乐”以“尊道崇德”“明德慎罚”等价值理念，尊礼崇德由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鲜明底色。

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社会基础，那么孔子则进一步将礼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

会失序的社会现实，孔子深刻认识到，礼乐的形式并不能够使社会变得安定有序，如何让人们能够自觉地践行礼乐精神才是根本。于是，孔子一方面秉持损益之道，对传统礼仪、礼制乃至礼学文献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另一方面，孔子尤其重视在“人心”处用力，他纳“仁”于“礼”，为礼乐文化的赓续发展找到了“仁”这种普遍化、内在化的价值支撑，赋予了礼乐文化以全新的生命力。

孔子之后，礼乐文化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合是全方位的，既有国家制度层面的渗透，又有日常生活层面的融合，可谓“耳闻目见，无非是礼”。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制度的礼乐化集中体现为“五礼”体系的建构与延续；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的礼乐化则表现为中国传统伦理型生活方式以礼乐为基本特质。总之，透过礼乐，在不断变换的时空里，在冠、婚、丧、祭的

场域下，在坐、立、行、走的仪轨中，人们可以亲身体验仁爱与敬畏的深意，时时涵泳其中，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人生。

不可否认，历史上，随着传统社会的僵化、解体，礼乐文化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由积极转向消极。这一历史过程也影响了今人对礼乐文化的认知，以至于在今天一提到礼乐文化，就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糟粕”，与人人平等的现代理念相背离，或是将原本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礼乐文化片面地等同于磕头、作揖等古代礼仪形式。这些都是对礼乐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当前，我们急需充分重视并且深入有效地普及礼乐文化知识，努力建构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礼乐文化。

作者：房伟，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山东孔子学会副秘书长

## 礼乐文化的历史流变

礼乐文化的时代新生（一）